

徐志摩第一冊詩集 的初版及其他

梁錫華

蔣復璁、梁實秋合編的「徐志摩全集」內「年譜」有云：

「民國十四年」，先生第一部詩集「志摩的詩」出版，由蔣復璁代編，中華書局代印，用連史紙，仿宋字體，中式線裝，極為考究……銷行極廣……民國十七年八月，新月書店又予重印，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出至第六版……惟新月書店重印本，係經先生刪改過，計全刪者十四首：1、留別日本，2、自然與人生，3、地中海，4、東山小曲，5、一小幅的窮樂圖，6、雷峯塔，7、青年曲，8、一家古怪的店鋪，9、哀曼殊斐兒，10、一個祈禱，11、月下待杜鵑不來，12、希望的埋葬，13、塚中的歲月，14、康橋再會吧。此外還有部份刪節的，如沙

揚娜拉一詩，初印本爲十八首，新月本僅留其一。（一）

上面這段話介紹徐志摩第一本詩集的出版歷史前後，可算是相當清楚的了，但有一點欠準的，就是以後經詩人自己全刪的是十五首而非十四首。蔣、梁二氏漏記的一首是「默境」。

這一冊「銷行極廣」的初版「志摩的詩」今天在大陸尚存多少我們無從獲悉；即使有，也不會公開在圖書館內供人借閱，而據筆者所知，海外的大學及各大圖書館，都沒有這一冊書，惟一的例外是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那邊所藏的，如果不是海內外孤本，至少也是海外孤本了。但很可惜，這書已非完璧。書內從廿六頁到八十頁全缺，也就是說缺了三十四首詩。在這三十四首中，又有五首（青年曲、一家古怪的店舖、一個祈禱、默境、月下待杜鵑不來）在今天已湮沒無聞；「塚中的歲月」一首在該書則只餘下最後的四行：

白楊在西風裏無語，搖曳，

孤魂在墓窟的悽涼裏尋味：

「從不享，可憐，祭掃的溫慰，

更有誰存念我生平的梗概」！

除了這幾行詩尾巴，殘本內當然有以後重版「志摩的詩」的全部作品，而受詩人刪削的十五首中的八首（自然與人生、地中海、東山小曲、一小幅的窮樂圖、雷峯塔、哀曼殊斐兒、希望的埋葬、康橋再會吧），今天都可以在

蔣、梁二氏所編的全集內見到。

殘本內最珍貴的，是數十年來未爲衆人所知的徐氏作品「留別日本」一首以及「沙揚娜拉」十八首——後者也可看是一組分成十八小段的長詩。由於這些作品的歷史價值（這裏不論其藝術價值），筆者特地把它們抄錄出來，相信必爲研究新文學的專家及一般讀者所樂見：

留別日本



我慚愧我來自古文明的鄉國，

我慚愧我脈管中有古先民的遺血，

我慚愧揚子江的流波如今渾濁，

我慚愧——我面對著富士山的清越！

古唐時的壯健常繫我的夢想：

那時洛邑的月色，那時長安的陽光；

那時蜀道的啼猿，那時巫峽的濤響；

更有那哀怨的琵琶，在深夜的潯陽！

但這千餘年的癢痺，千餘年的懺懂：

更無從辨認——當初華族的優美，從容！

摧殘這生命的藝術，是何處來的狂風？！

緬念那遍中原的白骨，我不能無恫！

我是一枚飄泊的黃葉，在旋風裏飄泊，

迴想所從來的巨幹，如今枯禿；

我是一顆不幸的水滴，在泥潭裏匍匐——

但這乾涸了的潤身，亦曾有水流活潑。

獻給爸爸

志摩的詩目錄

這是一個懦弱的世界

多謝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盪

我有一個戀愛

去罷

爲要尋一個明星

留別日本

沙揚娜拉

破廟

自然與人生



我欲化一陣春風，一陣吹噓生命的春風，
催促那寂寞的大木，驚破他深長的迷夢；
我要一把崛強的鉄鋸，剷除淤塞與壅腫，
開放那偉大的潛流，又一度在宇宙間洶湧
爲此我羨慕這島民依舊保持著往古的風尚，
在樸素的鄉間想見古社會的雅馴，清潔，
壯曠；

我不敢不祈禱古家邦的重光，但同時我願望
願東方的朝霞永保扶桑的優美，優美的扶
桑！

沙揚娜拉十八首

我記得扶桑海上的朝陽，
黃金似的散布在扶桑的海上；
我記得扶桑海上的羣島，

翡翠似的浮漚在扶桑的海上——

沙揚娜拉！

趁航在輕濤間，悠悠的，

我見有一星星古式的漁舟，

像一羣無憂的海鳥，

在黃昏的波光裏息羽優遊，

沙揚娜拉！

這是一座墓園；誰家的墓園

占盡這山中的清風，松聲與流雲？

我最不忘那美麗的墓碑與碑銘，

墓中人生前亦有山風與松聲似的清明……

沙揚娜拉！（神戶山中墓園）

聽幾折風前的流鶯；

看闊翅的鷹鷂穿度浮雲，

我倚着一本古松暝暝：

問墓中人何似墓上人的清閒？——

沙揚娜拉！（神戶山中墓園）

健康，歡欣，病魔，我羨慕

你們同聲的歡呼『阿羅呀喏』！

我欣幸我參與這滿城的花雨，

連翩的蛺蝶飛舞，『阿羅呀喏』！

沙揚娜拉！（大阪典祝）

增添我夢裏的樂音——便如今——

一聲聲的木屐，清脆，新鮮，殷勤，

又況是滿街艷的麗燈影，

燈影裏歡聲騰躍，『阿羅呀喏』！

沙揚娜拉！（大阪典祝）

髻髻三峽間的風流，

保津川有青嶂連綿的錦繡；

髻髻三峽間的險巖，

飛沫裏趁急矢似的扁舟——

沙揚娜拉！（保津川急湍）

度一闌湍險，駛一段清澗，
清澗裏有青山的倩影；
撐定了長篙，小駐在波心，
波心裏看閑適的魚羣——

沙揚娜拉！（全前）

靜！且停那漿聲膠愛，
聽青林嘹唳的歡欣，
是畫眉，是知更？像是滴滴的香液，
滴入我的苦渴的心靈——

沙揚娜拉！（全前）

『烏塔』：莫譏笑遊客的瘋狂，
舟人，你們享盡山水的清幽，
喝一杯『沙雞』，朋友，共醉風光，

『烏塔，烏塔』！山靈不嫌粗魯的歌喉——

沙揚娜拉！（全前）

我不辨——辨亦無須——這異樣的歌詞，

像不逞的波瀾在巖窟間叫嘶，
像衰老的武士訴說壯年時的身世，
『烏塔烏塔』！我滿懷灑灑的遐思——

沙揚娜拉！（全前）

那是杜鵑！她繡一條錦帶，
迤邐著那青山的青麓；
阿，那碧波裏亦有她的芳躅，
碧波裏掩映著她桃蕊似的嬌怯——

沙揚娜拉！（全前）

但供給我沈酣的陶醉，
不僅是杜鵑花的幽芳；
倍勝於嬌柔的杜鵑，
最難忘更嬌柔的女郎！

沙揚娜拉！

我愛慕她們體態的輕盈，
嫵媚是天生，嫵媚是天生！

我愛慕她們顏色的調勻，
蛱蝶似的光艷，蛱蝶似的輕盈——

沙揚娜拉！

不辜負造化主的匠心，
她們流眄中有無限的殷勤；
比如薰風與花香似的自由，
我餐不盡她們的笑靨與柔情——

沙揚娜拉！

我是一隻幽谷裏的夜蝶：
在草叢間成形，在黑暗裏飛行，
我獻致我翅羽上美麗的金粉，
我愛戀萬萬里外閃亮的明星——

沙揚娜拉！

我是一隻酣醉了的花蜂：
我飽啜了芬芳，我不諱我的猖狂：
如今，在歸途上嚶嚶著我的小噪，

想讚美那別樣的花釀，我曾經恣嘗——

沙揚娜拉！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
那一聲珍重裏有蜜甜的憂愁——

沙揚娜拉！

關於上文所述「志摩的詩」再版時刪除了初版內十五首作品一事，我們可以有理由相信，刪除的主因是詩人對這十五首不大滿意；但不滿意甚麼呢？要解答這問題，只有詩人自己才有資格。不過，詩人人生前既然沒有道及，今天也不能復活起來加以說明，我們可能作的，只是來一點合理的推測。

很明顯，在「哀曼殊斐兒」和「康橋再會吧」這一類被刪的詩，其文言氣息是很重的，重到一個地步，不少詩句簡直不能說是新詩，例如：

我洒淚向風也遙送。

問何時能戳破生死之門？

（哀曼殊斐兒）

……我此去雖歸鄉土！

而臨行怫怫，轉若離家赴遠；

康橋，我故里聞此，能弗怨汝

僭愛，然我自謙言代汝答付；

（康橋再會吧）

這類文言或半文言的詩句夾雜在白話當中，顯得不够調和，光景就如所謂放了腳的小足，是很不自然的。徐志摩刪創這類詩極有明見。雖然，從歷史觀點來說，這是新詩發展的一個過程，是從文言過渡到白話的一個必然有的一時現象。

至於其他被詩人刪除的詩篇，我們只能籠統地說其中必有一點或一些甚麼東西，例如說意境、文字、體製，以後在詩人眼中變為面目可憎之物而遭受「極刑」。

但似乎令人費解的，是徐志摩割棄「沙揚娜拉十八首」前面十七首那個大刀闊斧的舉動。余光中先生曾就重版志摩的詩內所載「沙揚娜拉」的第十八首

——即末了一首，寫過文章，頗讚賞這幾行詩句，可見這詩有一定的價值（二）。前面的十七首可能略覺遜色，但也不至一無是處；然而詩人却「引刀成一快」把它們全部砍掉！下文是從歷史角度試圖探索此中原因。

如所週知，徐志摩正和他那時代大多數知識界人士一樣，是憂時傷國的人。當他民國十一年從英倫回歸故土，他對中國內憂外患的情形是深感關注和憤慨的。兩年後太戈爾訪華，之後東遊日本，徐志摩同行。那時徐氏親眼見到東京在早一年大地震後仍然創痕處處的慘象，但他更看到日本人在天災打擊後那種努力振奮去重整家園的堅毅不屈的精神。他感動極了；他敬仰極了。他深深慚愧，覺得中國人就是缺乏這種生氣、朝氣和闢志。他在「落葉」那一篇演講稿內，對此有很詳盡的敘述（三），而那首「留別日本」，就是表露這份心情的詩篇。「沙揚娜拉十八首」也是同時期的作品；其中前十二首描寫一些有地方性及民族色彩的日本美景和風俗，後六首則讚美日本女郎的體態、面容、嬌艷和溫情。那段日子，徐志摩的日本熱很高，但民國十五年後，日人侵華兇焰日盛，反日

已成為中國人的公民天職，甚麼人發表讚揚日本的話就充份具備漢奸的資格了。民國十七年志摩的詩第二版以及以後的多次再版，「親日」詩之被揚除自是意中事；「願東方的朝霞永保扶桑的優美，優美的扶桑」之歌當然不能也不願再唱了。但象徵式的一概情詩不會激起甚麼軒然大浪，這大概是「沙揚娜拉」第十八首，就是最後的一首，仍受詩人保留的原因。

此外，第一版志摩的詩計九十八頁；以非線裝現代書的編排看，頁數應雙倍計算。頁首有作者獻詞，是簡單的「獻給爸爸」四個字。徐先生當日送兒子出國念書，是盼望這個兒子將來能繼承父業，在銀行界或實業界大顯身手，但結果徐志摩成了個文人！他把第一本詩集「獻給爸爸」，旁人看來不免有點滑稽或甚至近乎諷刺的意味，但徐志摩愛父之心是斑斑可考的，他把自己第一項文學成就獻給父親，全出乎孺慕之誠是沒有疑問的。具體來說，可能是對父親多年養育栽培之恩的一點謝意。但這四個充滿了赤子情懷而多少會貽人話柄的字，在以後的版本中是不再出現了。

。

本文開頭已提及，第一版志摩的詩正如蔣、梁二氏合編的全集所說，是「中式線裝，極為考究」，這樣的一本書，其外表的雅麗精美，恐怕是新詩集子中獨一無二的，香港大學圖書館屢藏這一冊，雖有殘缺，總應列入善本之內。

最後，這本「寄身」香港的書，首頁空白處有「岳東先生惠存」及「弟增厚持贈」題字，並有鄔增厚「和「東廬藏書」印鑑。這些跟詩集本身沒有關係；順及於此，算是給有興趣追尋孤本書來歷的勾隱探微之士，提供一點研究的線索。

註釋：

(一) 見全集第一輯(臺北)六〇九頁。

(二) 余光中：「徐志摩詩小論」，載今日世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號，二十至廿一頁。

(三) 見全集第三輯(臺北)十五至四十八頁。